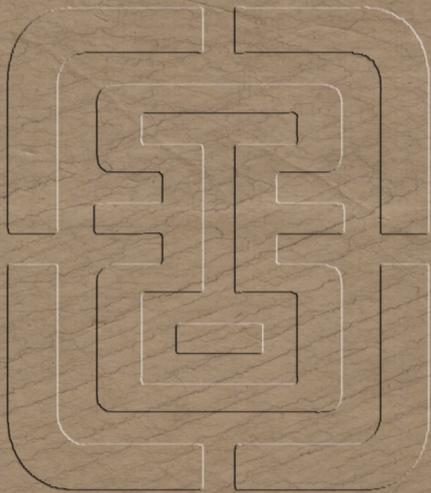




113



止齋先生文集

五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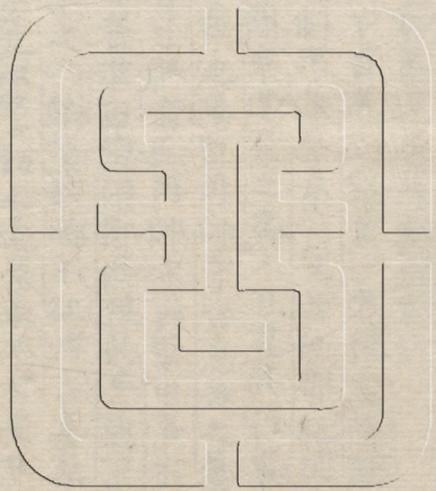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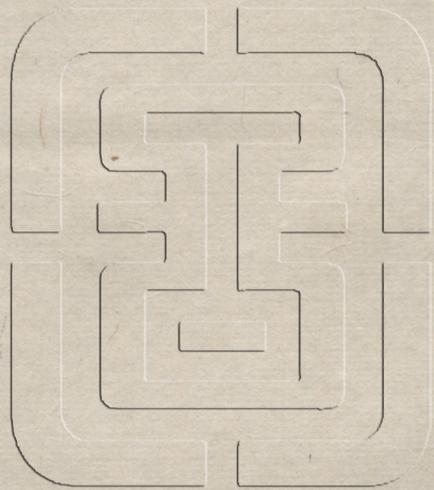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
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 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將
指湖湘已聞率逢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
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
雖無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
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昉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
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
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
於自劾 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乎
而遽進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七所

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特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

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培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原為帥無狀密院鑄戒尚不知故至為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

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陛下朝以為罪而暮遷權之則是教之不檢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為超越但適當者過之

時未見改過之實處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率逢原新命特賜追

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廢冗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罪不

當遷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為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培克士伍德廢

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為之覆護特從宥免此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權臣恐逢原廉人昧於理義妄

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橫愈無檢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為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

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察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眾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

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候勅旨

十二月十六日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費之以爵

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汚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達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脩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脩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難而肯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爭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難而肯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况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

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此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殺何以為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攝官詞掖嘗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入至今出入禁闥與

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無他官 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
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 陛下可謂覆護
群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 陛下

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 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

去就之誼請自不 其 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

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群臣亦各務明

誼群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群臣之聲望不

污操履無闕是不為 寧然後 陛下可以委任而責

成則 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共惟本朝列聖
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
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

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
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
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尊組娛嬉苑囿至於暮夜
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
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
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
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
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 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
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于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
矣而此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間稍
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
或者 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共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
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

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
閱章奏不胥加意歟或親方冊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
不然則燕衍尊俎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
然則是燥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
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
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 陛下
法 高宗 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
度非徒以親政治民亦 所以尊生个壽惟故其狂僭留神
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張錄傳察宗澤妻寅亮子孫劄子

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仲見公朝旌
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

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
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持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
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米三朝所親在 徽宗時則有傳察
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 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
為翊載之功之首 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
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傳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
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章善錄瑛令人於邑至於寅亮
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 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
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之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
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
上無以發明 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敷 壽皇善繼之
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
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寶都大主管所申
奉上 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
省同進呈奉 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
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
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
臣恭觀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
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
尊號 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
月十九日修製中官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
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
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
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

高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
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
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官四冊四寶事務繁重職掌稠疊計日
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求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上慈
福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察偶
彼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為酬獎所是一官一冊一寶既與
三官四冊四寶體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
一等具中尚書者取旨推恩先次獲降 聖旨指揮轉行兩
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持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
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
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
所申首為身謀上欺聖聽因比儕輩大啟倖門而又增添員
數至五六人共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寢

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衰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聖旨指揮玉牒所進 壽皇聖帝玉牒會要

所進 壽皇聖帝會要子畢與減半推恩緣

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特行減半推賞與

今來事體一同伏乞 睿照 五年二月十日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 聖旨忠訓郎

御前祇應孫拱之為 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

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

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

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

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

勞之法長襲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為 陛下惜也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二月二十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已降指揮 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

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

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

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一冊四寶差人管

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

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

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鑄戒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聽悉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此曹耻於退聽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人若許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今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月二十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

恭奉 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

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寶承受官特與免減一

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

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語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冊寶官減員

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

日續降 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

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

當日審奏續降 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

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 陛下之不得已

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 陛下之初

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

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為廢

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十

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 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孫拱之 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

得依奏 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 御批粘

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五年二月八日奏

貼黃恭准 御批孫拱之為係實該五年年勞

賞可持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祇應本部

即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

伏乞 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

令臣書行右臣照元舉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邴皆

官至實文閣待制內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甘命官今廷倚以

僧惠深受其貸錢証以古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

起遣不勝忿耻情人打僧其下手入五念四本州已從徒三

年髡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

斤罪止於此夫本州復引勅有陰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
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
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

蔭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
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摺據細故汗襖衣冠
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
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 聖慈將上件指揮持從
未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三月八日奏

入奏劄子四月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 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

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

自士庶人皆然而况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為人主

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

賤者群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寢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

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夫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中省狀

伏念某一介疎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疎曠實多稍涉歲時曾亡報效嘗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乏陳力之勞遠戒得之訓者矣內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劄特賜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

乞對狀

四月十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濶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慷慨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

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高稽順動枉招謗揣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閒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權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閣門進榜子乞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四明十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潤畧愚直曲盡清問備盡悵惓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彜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難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况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

禹造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 陛下獨不記 壽皇之疎魏郊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 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 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鬪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 陛下則必不赴愬於 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朋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昊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

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官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

四月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二日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唯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 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 四月十六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官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 陛下曾不加聽聞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惟矣獨臣私念以為 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 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故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

要力請乎而 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朔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眾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 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踴躍前此對後轉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管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蹈實禍懷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伴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

欲擊帝帝驚悟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
莫敢訟其寃者已而有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殺文帝
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久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
驚悸云有賊至以覺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
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
不解姦臣實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
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
於亂亡二君是也 陛下不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
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
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 壽皇責善為天下計為社稷
宗廟計耳假使 陛下政事脩明人心愛戴則 壽皇之願
得矣尚復何辭 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
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廢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

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 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人
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
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
療之疾臣切以為 壽皇不能禍陛下是 陛下自貽禍也
臣言不足聽分當水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 陛下懇
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採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
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中票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
察調護兩宮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會說
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
事如何則好某奏 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
難赴死亦當向前况是諸重華官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

檐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待諭與宰
執某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 孝宗時以叅知政事錢端禮
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
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
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
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違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
施行

小帖于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諱世勳李熙靖主管龍德
宮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
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未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面納
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
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
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
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早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
輟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
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懼若此當若誠
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祿謝事求使其身區區
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
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四日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
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

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共惟 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不知怪臣恐 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 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 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為 陛下計者是故疑 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

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 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 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不所謂舉世為之皇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閭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閭后妃之心

果如何 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 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慶類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 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 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孤後脫之孤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懼也

載鬼盈車吁可懼也方張孤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孤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 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為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 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懼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

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

處分取進止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辭瀕面告劄五閣中

尚書省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
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愧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祿未
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
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
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
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祇受除已
將省劄送温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
本官致仕追寢上件繳奏施行

辭免秘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懼仰干鈞聽伏念某介疎庸及此衰晚誤
玷朝列迄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
况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

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疎天聽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
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議之章專以勸誦之選
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歷
誠蘄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共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
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
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其宜置閑散又况王音
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懼隕越之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良依舊除起居郎無權中書舍人今疾速前來供職
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千宸聽恭惟 陛下因天入之心應帝
王之運屬 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稟命慈闈嗣服大
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
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
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著維新之命獨先眾人豈臣區
區所敢當此况臣立朝屢年曾之涓埃之補幸蒙 上皇於
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 陛下顧以替履
之舊尚欲使令此臣所以跋踏不遑須至控免伏望

陸下察臣平昔素非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頽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傳長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古者

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既與二三大

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便

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

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

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教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

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

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

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奈何先天下士玷此

選也以為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攝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惟新之命夷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彈頓瀆仰干天威伏惟恩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而先衆俊謹新政特緩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

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者恩深感

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為 陛下誦辭

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

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悵悵臣聞潛邸舊臣號為攀

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

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為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

敦陳治道啟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

欲見之行事為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
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 陛下誠尊所聞誠
行所知以此存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
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况 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
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
不足施行 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
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
皆恩寵爾况臣以休致之餘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
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除已
具申尚書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
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 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

揮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未供職所有兼侍講
職事難以冒處頃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朱邸備數
勸誦方當 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為人臣為人子
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強故閱
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絕異蓋非政事之臣而
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
道急先之務一話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
徒指摘章句累次為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
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
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強如臣之
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溫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嘗為儲君
講矣當能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
令之 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貪寵也又况

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庭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初旨五日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陳傳長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指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又直北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衰疾益年未六十而齒牙脫落鬢髮皓然終日強餐不能杯飯未昏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况自比年迭為二史脚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 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 陛下龍飛首加收

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士影響 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况臣嘗備官僚久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適勉此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脩門故疾輒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需之後軍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陛下驟寵異之使無內制臣恐自此顛隳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強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寬不以為罪而書問之不爾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隳也苟至於此豈是 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察臣悃悃實非飾為曲垂淵聽將上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初旨十月五日奉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其
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顯顯望
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兼被
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祈聖明惟陛下財幸
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
申敬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待從
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
乞撫問沿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
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
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
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昧
拳拳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
為鑒臣切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
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
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
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
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不
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
復耻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閱念
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
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一日勿
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
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
屑始智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關防之意此三

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諸已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嘗譴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法也臣以為 孝宗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 陛下宜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 恭惟 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來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金縢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八廂渥土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群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不以為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孤邊帥守不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

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 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 陛下誠上稽 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蓋奉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身分取捨以惑聖聰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 高宗德業為 陛下誦之方 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雠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存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有閱章

奏遊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春
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遊戲翰墨至於燕私皆
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
不襟不急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陛下之
說也今陛下春秋鼎盛就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絕無嗜
好臣切以為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為堯舜
以此為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
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尚一事則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
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人主
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並進
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
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
以為堯舜可以為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

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
所偏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拯民窮為所尚
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
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遊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
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為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
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為所
尚即是仁心仁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獲
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
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
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
紳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

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恐事尚歲月早而况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即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

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監職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為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館閣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漕連街刻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工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

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該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耻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帶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者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息數太薄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敗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 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放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萬
邦屬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唯思於寬
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浙江之區介彼東南之域而
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俾樂康之斯洽洪
惟利澤已浹編氓然計口算繕尚存於偽制治財吝納仍
限於歲輸特俾蠲除衣中贍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
身丁錢並持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有以
州法三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 御札則知其為東南偽制也本
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
化三年免見十月內州如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年免見七月
路州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見州如廟廟州如五鹽亭戶有之

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觀朔朔福賃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

年免見四月二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八月二十日

衢婺勝州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閱規七月十一日

偽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

一百七月先奏請象福州長溪有温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戶

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見

納錢二百五十四月二十日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

納錢二百見八月十七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

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稍折納五月兩浙路初抑見偽制

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勅命大底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

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斂漸趨於平至是更一切蠲去與民

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頌言先帝除放偽命身丁東南之區

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湏不聞

申匱之可謂至論然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
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
廼蠲除之蔡襄亦嘗言偽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
化作米七斗五升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
福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
奏曰依逐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濶及六
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之故推而
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省賦甚
矣間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為言其
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其為
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為丁視納折帛之家
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內
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廂軍
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月供給
免折酒與休韓侂胄例支城仍具知安撫奏本府除已恭稟
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候指揮閏十月一日奉
聖旨依已得旨揮令臣書行亦臣不知羅良臣為何人但為
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敷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
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
中使傳諭旨下諭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
不虧損國體玩瀆主威乎臣忝為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

漸色區區願望 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闕繫不出於私謂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事甚幸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拜
明初三

敷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綠格全支本色口後遭轉准此事今臣書讀臣仰惟 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喻者知閣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

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綠格全支本色有以見 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璪吳琚同為 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璪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 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 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璪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扳援何時而已兩朝 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必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璪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 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 之既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

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錄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耻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押臣區區更有愚見并惟 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為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恩浸開倖門自

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乞 陛下念付托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閑漫之事除却朝廷公衆啓擬即與施行應干官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奏

繳奏朱熹官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 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閑除目之須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

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
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
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意追寢
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十
月十四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
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 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 聖旨紫霄宮五藏殿係專一
崇奉 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稅
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書行右臣
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旨已蒙開納今紫
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等事可謂煩瀆天

聽玩狎主威矣况今貧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
反得幸免即本宮通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
在人戶名下是恩足以及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
也臣愚欲望 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
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閏十月二十
九日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 聖旨陳峴差知
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
行右臣竊以為陳峴早為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屢閱歷
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
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
必事廉耻而巧官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

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况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
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為次對諸事太守以為諸兄求
權局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尚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
宜獎用臣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一月初十日奏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唯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輒冒受上件兼職
頃至煩瀆乞賜寢免蓋臣自為郎官即無檢討樂涉三年未
嘗得効鈛鞭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願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
自効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撰官緣今
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思李燾沈揆及近來未嘗無
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艾沈有開黃由薛叔似及葉適

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缺然如故與臣未
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
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 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
進向來劄子欲望 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
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
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効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
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祇受伏候

勅旨十一月二十七日 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
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文
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為恩寵而未嘗及
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昧不盡

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為衰退舊學昏忘前聞遺失已試問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遠近嘗入如吳人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遠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遠總淮餉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為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強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遠尚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祕閣名目以留葉遠則不過年歲可與奏篇共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

燕臣緣多病正欲少頽別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揮臣不敢祇受伏候勅旨

那黃稱照對葉遠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爲其人不堪此選即臣當伏問上之罪伏乞 睿慈 聖旨 依 旨 擇 不 擇

應詔薦宗室趙師虞趙師淵狀

准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沉下僚最有士譽如宣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虞文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飾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擇敢以上聞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十一月

潛紆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准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為係潛紆講堂官轉一
官者伏念某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誦累年
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消塵仰裨海嶽反以尸素上累知人之
明又况自致煩言尚叨祠祿竊伏思念罪重責輕銜荷恩私
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條群賢同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
件恩命不敢祇受除已寄納温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慶元
七月七日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

聖旨陳傳良沈有開並與

郡拜恩殊特瑞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驟蒙
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千指叨竊溫飽銜戴隆天厚地之施莫

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拔擢俾司民社仰惟 聖上矜憐眷
顧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推竭糜殫伏念某衰病日侵鞭
策不前矧已試罔功愆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
命遂下冒昧祇受必致顛隲重煩造化欲望持賜敷奏許某
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分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遠闕有合奏陳

頃至煩瀆者矜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効官人臣之誼伏念
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顛掉
如風神明支幹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尚堪驅
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况溫陵大邦甲於閩部蕃漢雜居獄
市難擾而使衰瘁當之必見闕誤課以裨報徒遭罪責載念
臣自叨誤恩界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療若及滿歲庶保

殘齡貪戀公朝豈所親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却抱無窮之恨又况此邦比年選牧多虞法從某往者疵釁之深患在高位雖循省不為不久技技不為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公論不置且見顛隳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敕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曩奉三年三月十三日聖旨不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故事廟議附

右史進故事船無四年二月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 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慷慨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朕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祗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質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

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悔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夫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兼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廼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洪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上

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斲孝宣之業哀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元帝之為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望之久為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為人主令乃憺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既即位益鄉儒術然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

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
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道各有年無能改於
其德一旦即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人
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諧見殺善乎劉安世論之
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事
然後可以為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
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經筵孟子講義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聞先聖之道
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
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
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
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于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
化為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為議論
人自為一說家自為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
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
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之衆也舉天下之
能言者不以楊朱為師則以墨翟為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
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為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為也且

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為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為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為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為人子矣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齋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

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辭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群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為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莩在野是為君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

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
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
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
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
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共養幼者相撫字
敵已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
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慾橫流弱者之肉強者之食爾故曰
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
得作此孟子以衛道自任之言也且孟子非好辯也惧斯道
之不明而人心淪胥至於

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
而食諸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此聖賢之所大懼也作於
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言淫辭邪說之初亦

甚微也不過其門人弟子轉相傳授以為可行而深信之焉
耳夫苟有是說也在於人心則不見之於行事斯已矣苟見
之行事則必害及於其事不施之於有政斯已矣苟施之於
有政則必害及於其政孟子逆知二氏之學一日得志於天
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者孟子篤於
自信之辭也臣聞之曰天下未嘗一日無邪說也聖王在上
教明而禁止雖有邪說而不得行耳反道敗德侮慢自賢有
苗氏之邪說也而虞舜遷之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有扈氏之
邪說也而夏啓征之謂桀無益謂暴無傷謂已有天命謂敬
不足行商紂之邪說也而周武滅之然則道術分裂間為異
端自唐虞三代有焉而卒不足以大中至正之統者聖王
在上故也今夫楊墨非有王公貴人之勢也非有醜賞以誘
率人嚴刑以驅迫人也又未得嘗試其術於戰國之際也而

天下翕然從之不歸楊則歸墨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聖王不作則教不明禁不立教不明則曲學之論興禁不立則朋邪之類勝及其未流而莫之救也由此觀之凡不本於孔子而敢為異說者豈不甚可畏哉有聖王者作豈可不深察哉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越荆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為天下害商

之末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為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

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
立言凡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
也夫為人臣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己任况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丘墟我陵
廟體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秋亂華未有甚
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議和
孝宗憂勤七閩經營富強將以雪耻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
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
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為己任而
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
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
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
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

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蕪
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
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執競祀武王也天作祀先王先公

也先王謂太王以下先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

王於明堂也雖禘太祖也禘於太廟也大禘於四時而生

民尊祖也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禮記以禘配之王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

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如之司服享先王則冢冕享先公則鷩冕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美源也周廟自后稷始祖姜原無所配是以特位廟祭之謂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公之天府掌祖廟之守藏祖廟之始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附藏日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殿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云諸言祖者近言太祖遠言始祖若公子之子孫有為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春秋外傳魯語臧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攷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而祖顓帝商人則異是矣亦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為受命之君周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受命於文王祖文而宗武之事也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

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
稷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
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
有樂假如后稷為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今天作
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而上其禮于皆蒞於后稷
祭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遺太
祖也又明由先言之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守祀八人蓋以此
禮也公先王先公但用驚冕或亦有陪統之等記曰武王未受
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當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
王為祖而文王猶為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
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為始祖文王為大祖閔予小子
之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
廟成王時也雖禘大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則是以文王為祖而武王為昭考矣武王為昭考故文王
之子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天府掌
注云祖廟謂后稷始祖之廟詩禘大祖注云大祖謂文王
爾家亦曰文王角是相廟孝經云祀文王宗自謂文王
大祖王鄭同此說也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大祖明文也近馬融云諸言祖遠言始
家祖與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文王之業而
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變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其
說近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
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以為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
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
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魯又前此未有也人
禘魯至周禘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攷經不
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其所以專

以經為斷以贊廟議之來共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大祖之所推尊為定以僖祖為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群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學之臣懍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願臣淺陋何以稱塞押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以規模褊迫而治効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于二五之隆粵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脫畧邊幅嘉與群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妄自量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進今不知其為何以其間盖有違詔令有任使

者陛下察見情偽一予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司牧兆人寅畏嚴恭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蓋方憚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尚安頌耶然而十有一年于茲而治績未進于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觝形之於言未能克之於事歟臣竊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譴矣矧命儲辦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有去故之喜則有圖新之謀抑臣未知來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否也以臣叅之與言

揆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向不立今且二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寵任群佞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改而僅足以度裁庸主而竟無所施也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微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積廢每試不効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遠慮而無敗事

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舉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盡者然則尚疑之歟夫尚疑其人則必既其情而待遇如故委寄如故

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

知之吾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捨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萬機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十不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有養文借譽以蓋前愆耳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為背違之地乎苟無誠懇豈足憑藉今子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其私矣徒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憾也大抵使貪使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

忠良用人之道百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

師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

於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始臣管窺陛下之所以師

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伏讀聖策曰

惟七制之明后若王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未睹厥成咸有所偏未臻

于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

陛下有師古之實其抑臣有疑焉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

之德則罪不孥官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

然而恬芒乃之施釋斧斤之用惟尚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寬仁足以富民而所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

何如文帝耶臣觀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史至以氏其子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家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為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之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羨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孰為輕重增羨者適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管觀此二途意將安向是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盈木農告價時捐數百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有德色且均之為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百頃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為版曹諸臣自責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俟乏絕被誅謹乎不能為此必且他為謬巧以苟道歲月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則

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投故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幹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彰之名可以指摘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下流是可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道百蠻向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且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威靈寵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

故卜諸將貳師最吉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子之故弛廢家
法抑絕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
者禁扈之際專閫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否問亦
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剋廩錢隱
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進身耳臣竊
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且不預議尚安
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
久亦足以宿留宸聰而密曲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考知
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
乎蓋其於簡記之先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息顧歸下賂入
私室怨在公家九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况又將帥素輕士
不素附而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
不廢公陛下以公用人柰何不稽于衆顧得以容私耶臣

故曰陛下慕孝武之強兵誠得其所長而擇將之理未盡臣
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武者文
德之補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者大唐之太宗實
惟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元各有生業史氏
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
家之偏尚而想正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博
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感而折衷諸唐殆有曰未諭焉夫
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慕於唐歟臣
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張焉則豈惟如
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官入閣之制非以
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所未諭者一也太宗
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
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證之言使群臣不存形迹陛下

乃以近名責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歸臣而不
以秦府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
臣非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于前曩
者議除發運議遣使論思臣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
貶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尚有可諉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
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
曰官守言責乎蓋職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或廢或
逐曾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置輦轂下夫震霆不及掩耳
古所以待狴狴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惟命安用若此
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表夏之志而不能容一二
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能少屈須臾之聽者
闡臺掖虛位幾月臣竊惟此何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
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髮之語尚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

人主切身利害被紛紛以口舌爭者果誰為也臣以為陛下
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腐儒空談抵牾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
雖稍知務書生固自厭此陛下不與兵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
儒端不可用而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
類也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脫有真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為
媿而一動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
虛聲猶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仰天涵地育而一旦有弃士
之名哉且以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埋
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俸料想往往過當或曰經
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米混派品耳無乃闕
盛美夫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間亦無過區區章句文墨淺
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為緣飾也臣以為陛下誠慕
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

復掠美于己而歸過于君誠不足殞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隱諛易而寡慮其溫言似掠美其憤悱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汚所以成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避為諱不彌縫為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九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共理乎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證請以諫藁付史官乎朕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仆碑之說乃晚節一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顧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于已誅戮斬親怨在一人而禍歸

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沉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群臣天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疏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議一事而連累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用一人更數年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遊一人而同列乞與俱坐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為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以為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效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

戶不開行旅不齋何取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數
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為
太宗能事成績不越數端陛下所為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
宗而就其如太宗者猶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
且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異米何由歟豈非恃
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以
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先仁
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焉而操其所不用之術
臣竊為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
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
人非以忤旨而去則曰是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
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將安寄乎於是乎雖有弃文尚武親
內疎外之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然改圖而徒

蒙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而甚亡具十年以
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緒缺然展轉周回莫
能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
其禍詩不云乎無田甫田惟莠騶無思遠人勞心切切臣
竊憂陛下之他有所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
勞心也且陛下之所以右武臣未知何如也竊聆近制削下
拜之禮升雜壓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略何如耳安用此
瑣瑣為耶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寘贊之臣肺腑之感強名
曰武特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欲實安能而陛下優游容
與累年之久而再昇之樞筦之地豈惟縉紳煩言常布喪氣下
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平之心方當大有為
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濶矣若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
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百僚之上罷亦不失麾鉞居

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而非之人驟處民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戎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間而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事遠畧好察臣下興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或為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終不過此耳而影響氣態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患比年群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偽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挽指頰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

將誰幸免耶外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因群心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衷之未丁寧於臣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合志變義其知之矣其明以啓告朕悉意正論無枉執事朕將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為陛下有師古不自用之心而顧恃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所獨向而忽群臣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獻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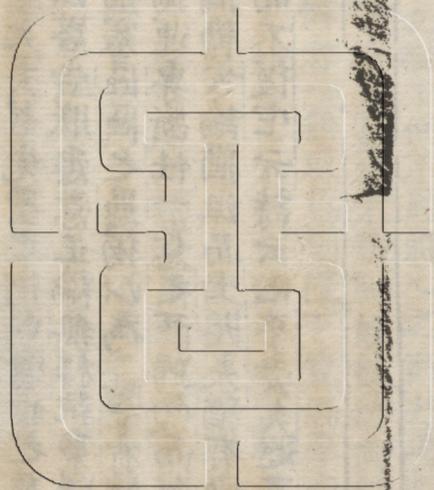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

太上皇帝



踈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
 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
 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 皇帝陛下所以載續大猷曲垂清
 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之休
 徒以生長涵養之澤滋蓋伏遇 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
 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于密資萬物於乾元長
 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
 何繇廢幾無斁
 周王壽考之賜

士將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



桂陽軍謝到任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於
寒遠持是空虛慙嘗試之固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柳桂介
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
合四海以為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
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米王之問
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為上通九重之
始譬諸擇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
伏遇 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數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
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
効毋以已見紛更已使之教條尚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 皇帝

鋪筵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慟率土悲

推慈恭惟 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簡如古不拘
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尚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何堪伏
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戴舜之誠

賀 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夷夏宗依資共惟 皇帝陛
下篤生元良遵養濬哲編鳴而起方趨間寢之時龍躍以飛
俄繼中天之統彛倫秩叙曆服延洪水惟二典以還亦既千
載于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之正孰與
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堯蓋君之道爰詢謀而命
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亨之會叨分邊
瑣之麾跂望清光欣霑殊渥但與材篁之衆咸有葵藿之心

謝 登極啟

維帝出震與物為春在舜紹堯膏災肆赦爰乎大號實本舊

章謝共惟 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于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聿觀載籍是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為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葵藿零露敢忘滂漉之恩

賀 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夷夏榮懷宗社嘉願廣矣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昭受萬宗之大烈方邊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羹牆靡志欲行天下之達禮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况夫曆數有歸彛倫攸叙惟聖知聖繼今實為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

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適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書尚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皇帝

曆數有托而仲堯母之尊誰敢攸歸則本禹疇之叙粵惟自昔莫若方今晉共惟 皇帝陛下恭敬溫文聰明睿智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為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為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 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黃奉養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于茲溥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為人子孝之思竟托倦勤決以天下遊

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百王何
取臣功分符守阻違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謳
歌咸曰與子頌永暨於同心

立后贊 皇帝

父作子述增光典護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屬彌文之具舉聲
群聽以交欣贊共惟 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深惟內
則莫隆媯汭之風粵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摺謀於慈極
以秩正於中官手以成未央奉觴為壽之歡于以對長樂含
飴弄孫之福遐觀柱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
縻縻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康共恭惟 皇后殿下德
足以配任妣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六寢

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鷄鳴之盥
櫛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
預歡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憐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祥后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
件銀地不受寶而後出人不易物以為珠敢修任土之儀甯
見來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象辭

謝賜曆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整四海以朝宗年賜甚
榮尤職惟謹謝竊以曆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之餘分
揆以歲差之衆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
莫如今日恭惟 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
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允茲敬授皆所裁成何以孟春昭示人

臣之憲觀之挾日誕敷鄙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幽風之寒暑秩叙農功同管史之春秋實為邦典

紹熙改元賀 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竇竊以策書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悅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必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 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華禧堯舜之典合為禹謨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歷臣繆持使節欽誦詔書協時月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 壽皇聖帝從吉

三年一拾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榮懷費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以施

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粗知善頌久去周行喜共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 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為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賀恭惟 壽聖皇太后陛下維德是行以慈為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吉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屬于隰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寶殿玉尼莫扈未央之駕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庶豫宗社延休費恭惟 壽成皇后陛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尚小前規內司服之衣率循疊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職馳驅

阻前賀舞袞龍相映想觀廣內之儀韶鳳來翔仰祝後天之筭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宜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媿重闡燕
喜幸土榮懷慶恭惟 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謂孝
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五典三
墳之號焉之 晚埃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昭垂之間
昔漢之尊大上與唐之事明皇群臣萬歲之稱早嘗擁篲二
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懃德臣欣逢慶事越
在遐方雖揚邁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歌嗟嘆曷勝報上
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水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歡
呼贊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成功

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置為叙父之父尚從人欲爰
舉邦彛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上之謂至
以言乎壽則欽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之成肆宸朝
野之談蕙採典墳之說於焉端羨是亦強名臣幸際昌朝親
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皇太后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惟騰桂宮羨播玉牒睿恭惟 壽聖皇
太后殿下福為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孝光
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致偉蹟宏休之
閒見臣繆特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翫抃與生
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珮而朝風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為邦國之榮豈

止宮闈之慶貴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聿修以
周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資始之功
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筵周行聆顯冊之輝煌
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蚤奉慈顏職勤樞繼載揚丕典惟動宮闈彌文畢張溥海胥
慶貴恭惟 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睢自北而南蓋
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肅禕愉而
稱慶臣阻持漢節莫違周行聞縟禮之修明與編氓而拊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 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
文畢張天壤交慶 恭惟 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家傳
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虧報本之誠宜

彤管之魏煌與寶章之焜耀仰瞻慈極黃奉滿稱臣將指南
州馳惊北闕鳳儀獸舞軒綽典之修明龜躍蟲鳴預編氓之
拊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曷朕歸美爰升顯
號用答群瞻寶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為能箕疇五福以壽為
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
之列自堯傳禹功為三聖之叅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
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啻於善頌襲六經為七尚
願繼於前聞

賀壽聖皇帝

慈闈就養遽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

舉海縣均惟貴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
曾閱謂聖德無以加孝敢急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益勤色
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鷄寢之安臣叨擁使軺阻窺仙仗上
萬年之壽莫與鳧趨聞三楚之謠第深鼇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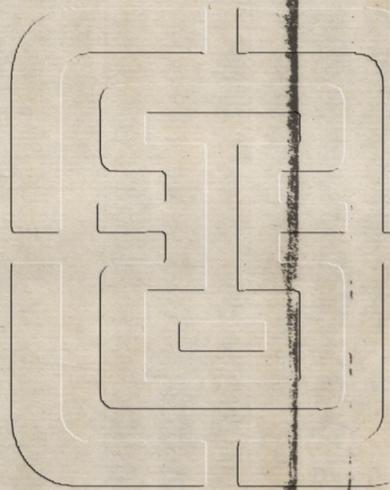
賀壽成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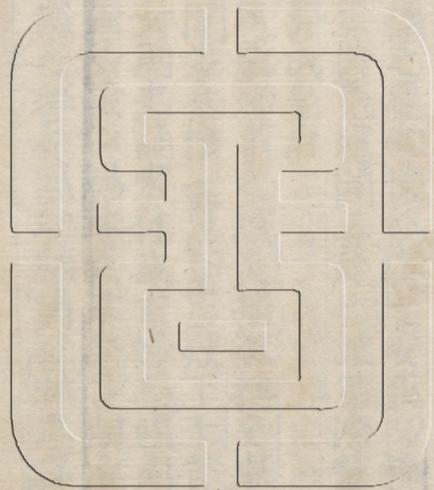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桂
海歡動椒闈眷恭惟壽成皇后殿下于育群生母儀六合采
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為京婦而媚周姜詩敬懿範飾禕
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命宮庭雖肅
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閭制謹西箱懽動慈闈孝形薄
海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載想禕

偷之敬尚官贊禮當修康樂之恭式奉徽稱尤嚴內職臣逃
聞締典阻造清朝但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齊之美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表

壽成皇后冊寶賀皇帝

長樂問安重闈燕喜太常議禮大冊崇成鋪陳典章炳耀古昔貴恭惟 皇帝陛下盡倫之至為治之原重以離明方繼大人之照受茲晉福聿申丑母之休揭盛典於熙朝燦縟儀於顯冊三宮衍慶千載同時臣阻詣漢庭尚于周隰麟趾騶虞之化幸際風移鷄鳴鶴駕之朝莫倍旅進

賀壽皇聖帝

五日一朝俱享王卮之奉六宮九御載揚寶冊之文邦國有光臣民胥慶中貴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重華稽古正始齊家事親以萬國之歡虞嬪是相夢帝有九齡之子文母攸同方游神於穆清之宮而垂世皆希濶之典臣繆叨乘傳適

阻稱觴雖莫陪鶴駕之朝觀光禁禦尚能述麟趾之化流詠
河洲

賀壽聖皇太后

鶴駕問安夙備西廂之敬螭章成禮尤嚴北面之朝盛事罕
聞鴻休疊出慶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助成陰教贊佑皇
圖式符坤德之元尊為聖母爰作離明之兩親授神孫遠昭
揭於徽稱宜恪恭於婦職臣繆將使指遠去朝行雖莫趨長
樂之班但遙賦關雎之詠

賀壽成皇后

三壽作朋備極慈闈之養重明麗正前陳寶冊之文振古所
無大邦之慶庸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虞嬪匹美文母齊芳
袵衣鼓琴克相重華之化寢門侍膳聿成正始之風惟一十
七載之明昌宜億萬斯年之稱頌臣忝聞盛舉欣遇明時鷄

鳴鶴駕之朝雖莫陪於盛事麟趾騶虞之化尚能播於聲詩

賀皇后

徽冊有光尊歸北闕尚宮前導制舉西廂稱文煥然內則嚴
甚宵恭惟 皇后殿下贊禪孝治修潔母儀綸翟禕衣寅奉
執笄之禮根車羽蓋載嚴閨寢之朝式當寶冊之成恭想玉
卮之奉臣冒持漢節阻遵周行遯聞緝典之肇修自慶愚生
之幸會

皇后冊寶賀皇帝

書周正月粵若始年建漢長秋茲惟內治三宮燕喜四海瞻
依寶恭惟 皇帝陛下離明而巽齊乾健而坤順共為子職
必有告榛栗之慶彼以 功必有獻種穆之種眷言中饋聿
自初潛式陳玉冊之文用正椒房之號於以端本豈徒示恩
臣乘傳於茲趨庭罔及關雎正始當明承教化之由卷耳審

官敢在知勤勞之數

賀壽聖皇太后

慈闈問安夙謹東朝之事正宮備冊載修北面之儀鋪揚典章慰憚中外竇恭惟壽聖太皇太后殿下德尊聖母謀昇神孫謂九重端冕之儀早垂內則而再拜執笄之禮首建中闈既陳衣庸備玉牒臣等聞緝典阻造外庭望紫闕以傾馳與蒼生而瞻頌

賀壽皇聖帝

迪從子保喜承長樂之類先欲家齊親昇塗山之助再揚顯冊盡出宏規彌文畢張率土稱慶竇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以身為度於禮不愆凡后妃嬪御之常悉循古制而父子夫婦之正曲盡人倫與其嗣太妣之音足以正二南之始式陳玉檢用建椒闈臣遠去朝行謬將使指雖欲殫於頌述

曾莫究於形容

賀壽成皇后

坤象承天甫就昔甘之奉家人正位仍嚴并總之朝宏休載揚盛事創見竇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化由治內道本家齊謂嗣聖御圖造萬乘龍飛之旦而尚宮奉冊修九重燕寢之儀式昭六服之常庸備三宮之養臣驅馳周隔瞻望堯階聆寶瑒之鋪張與編氓而抃蹈

賀皇后

貢金九枚夏統惟新正位六宮周儀攸重於穆椒房之號有光彤管之書竇恭惟皇后殿下作配乾潛同功坤載舜鼓琴被袵克傳媯汭之規禹菲食卑官實變塗山之羨長秋初建諸夏宗依而父父之尊榮將以垂孫孫之矩範臣瞻言京室頌詠河洲獻種陸於王遙想躬行之事采藻蘋於閭

孟觀丕變之風

湖南提舉謝到任

重明麗正方此第功五在邊然冒寵業未免宜黜得遷之儀臣不勝以榮為懼之情謝竊以蕞爾桂陽鄰於嶺表自升軍額將五十載之間可紀守臣纔一二人而已然必宜勞而滿歲廼能循次以為州未有即賜除書遂將使指輒衡陳於當路皆度於它邦周會王人微亦序諸侯之上漢置刺史始皆屬丞相之官豈容如臣亦預茲選重念臣腐儒無用假守固功勤不足以蓋荒政之愆廉不足以塞曠官之責願專城而不理况闔部以安施雖幸遭時以政拙心勞而見錄未知善後將力小任重之為憂故蓋伏遇皇帝陛下自天出寧如日委照敬識百辟之舉無有幽深允釐庶績之熙不遺微細遂令庸冗輒沐恩榮臣敢不懋明詔條采聽謠俗平

須興積庶將自古以有年懋遷化居不失與民而共利

提舉司謝賜曆日

夏時三之日振古如茲周曆萬斯年自今以始九蒙教授悉賴裁成肅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為天所命受三朝之圖籍罔不朝宗在七政之璣衡皆如軌度迺頒初政爰布新書臣濫職將明當思考協不違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湏臾而息觀風之事

湖南轉運判官謝到任

乘傳彌年缺然補報將輸所部滋甚光華肅惟本朝行仁政之原自諸道置計司而始孰為之說浸失其傳不知國家之意本以勝暴殘但曰藩鎮之財聚而歸公上由是多故至于中興雖懷惻怛之心莫奉丁寧之詔惟聖有作視民如傷疇咨廷紳申固邦本方當講求民瘼之際宜得布宣主德之才

深明盈虛稍務損益願以茲事付之臣愚伏念臣學不過於
虛談仕未離乎嘗試曷期衰暮偶際休明且治郡徒勞初無
毫髮之効况察州不敏近在目睫之間以自知之甚明將大
幸之難再云胡隆委得以次遷恭惟 皇帝陛下豈弟作人
高明覆物謂曠日持久或有盡知情偽之長謂便道之官庶
無數易將迎之患遂令庸冗有此僥踰臣敢不對越龍光勉
旃駕力苟不至之絕以 貽屯所之憂則有條便宜當漸為
來者之計

湖南提舉賀慶節

太極之生兩儀尊無與並嵩高之呼萬歲喜不自昧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配百王心游太古行堯之道莫測於
聖神薦禹於天復 於順受遠紀誕彌之旦水膺滋至之休
臣將指荆湖馳心魏闕 為壽雖莫綴於清班石崖可鐫

豈敢忘於善頌

湖南運判賀重明節

地闢天開聖作明述於赫重離之運有來載震之祥慶伏目
禹相舜歷年之多武繼文受命之固昔嘗聞於六藝今親見
於一時恭惟 皇帝陛下允執其中率修厥德歆時五福豈
惟叙有夏之壽與我九齡抑又過成周之歷臣濫將使指嘗
簡睿知若帝之初雖阻關庭之觀禮如山之壽但瞻衡嶽以
為詩

重明節進奉銀

後天祝筭既同嵩嶽之呼任土貢珍爰致荆州之品前件銀
氣鍾清淑產類朱提有萬年之應深漸微幣得諸山之甕願
賦休祥

丙辰賀瑞慶節

長發其祥自一陽之生子誕彌厥月當六位之成乾宗社寵
嘉華夷欣頌賈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時又剛健日新省事
清心獨冠百王之上深仁厚澤丕承列聖之傳於萬斯年自
今以始臣項叨虞侍最荷簡知屬當去極之遙阻在奉觴之
後昭回下燭常對越於奎文舞蹈永歌但庶於堯壤

丁巳賀瑞慶節

地闢天開爰紀大來之慶川增山壽咸輸表報之誠賈恭惟
皇帝陛下典學光明性原渾博澹然無欲哀六藝以自怡聖
矣不居守舊章而唯謹是宜誕為民極永荷天休臣介在遐
陬阻陪盛事每慚隆眷曾無地上之一編竊幸餘生猶有華
封之三祝

戊午賀瑞慶節

聰明作后聿開出震之祥歷數在躬有永後天之筭賈恭惟

皇帝陛下宅心慈儉玩意穆清承列聖之儲休輯兩宮之燕
祉誕為民極長握乾符臣夙荷簡知久違抃蹈萬呼萬歲欣
盛事之難逢天保六章愧隆恩之未報

己未賀瑞慶節

萬年景福誕膺天授之休四海歡心姑盡臣恭之義賈恭惟
皇帝陛下道無偏陂學有緝熙燕及兩宮增聖圖之廣大陶
成多士繫王度之清夷肇開震夙之期永享熾昌之壽臣蒙
恩至厚抱慶深積五稔之竣競無一毫之覲幸衣冠甚偉
雖阻預於耆英猷猷不忘但欣逢於華旦

謝中書舍人

代言之任與政相通顧惟何人亦在此選謝臣聞惟虞夏商
周之世有謨訓誥命之書至於兩都亦稱七制要是人主猷
為之盛見於儒臣文字之工惟其相遭是以不朽然則鄒枚

而下詞藻豈謂之乏人魏晉以來既令不聞於傳世雖僅存於職掌曾何補於治功洪惟本朝逮並隆古慶曆元祐之際豈非千載之一時歐陽蘇軾之徒故有六經之遺意或至今日作興斯文由此觀之則臣幸甚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虛心無我立政惟人方且視民而如傷未嘗以位而為樂凡所播告無非待明臣敢不益勵初心以期後効必也緝熙光明之學至於今終庶乎草創潤色之文可以行遠

